

《蜀海丛谈》是一部四川地方特色的历史掌故笔记,比较全面地记载了四川从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间的政治、财经、军事、邮驿、文化教育的基本情况和名人轶事

周询笔下有趣的成都史地人文

□林赶秋(作家、青年学者)

蜀自文翁、相如之后,人文蔚起。淹博之士,代有传人。而那些前仆后继的入蜀宦官,也是多见广闻,且不断为历史写照,保存、传承天府文化之功不可谓不大。《蜀海丛谈》三卷,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蜀海丛谈》是一部具有四川地方特色的历史掌故笔记,比较全面地记载了四川从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间的政治、财经、军事、邮驿、文化教育的基本情况和有名人物的轶事趣闻。作者周询,贵州麻江人,自幼随父宦游入川,曾做过多年的幕僚,也当过几任知县、知州。民国后,还曾主持过成都、重庆两地的中国银行。因此,他对清代的典章制度和四川军政各方面的秘闻知之甚多,所记也就翔实而具体。但我们这次想钩沉的是书中有关成都的林林总总,尤以史地人文为主,相对来说,要有趣得多。



都江堰



青城山



文殊院

成都府知府驻省城 故又称首府

徐心余《蜀游闻见录》卷首“成都府署”一条有所遗漏,《蜀海丛谈》卷一《制度类上》“各府直隶厅州”条刚好可以补阙:“府署在正府街,相传即蜀汉时诸葛亮忠武侯第之基址。大门外,中有‘古天府’三字横匾。左右两方,向外者,一书‘开诚心’,一书‘布公道’;向内者,一书‘集众思’,一书‘广忠益’。皆用武侯语也。署内有石狮二,相传亦汉物。”后二语源出诸葛亮《与群下教》:“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但前二者是《三国志》里的评语:“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却并非武侯原话。成都府署之基址相传是诸葛亮武侯第,结合正史,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推测:诸葛亮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五十顷,为其仅有之私产。他的故第则捐给了公家,成了后世的政务机关。

同条又云:“成都府知府驻省城,故又称首府。府治设同知二,曰:理事同知,水利同知;设通判一,曰:督捕通判。此外辖州县共十六,曰:崇庆州、简州、汉州、成都县、华阳县、双流县、温江县、新繁县、金堂县、新都县、郫县、灌县、彭县、崇宁县、新津县、什邡县。”这些州县,“皆地近省会,田土沃衍,人民繁庶”。其中新都县“为明杨升庵先生故里,有桂湖,即其宅址,颇擅名胜,桂树尤多,秋来香闻十余里。”杨升庵写有一阙《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道尽了诸葛亮时代的风云变幻,让人印象深刻。关于桂湖及其桂树,《蜀游闻见录》的描述更为详尽:“湖水澄清,经冬不涸。宽广近四十亩,插编篱棘,种红白莲殆遍。亭榭参差,大半近水。正殿宏敞,在水中央,供奉升庵先生木主。西南逼近城根,有桂树七八十株,皆躯干伟大,高并城垣,每秋花开,几百余担,各城镇之营茶叶及糖点业者均来此趸购。说者谓此树明末时栽,殊可信也。”

何为“同知”?清代直隶厅及各散厅之主管称为同知。其中有一些同知则加“抚民”或“理事”之衔。理事同知掌管所在厅之一切行政事权。据光绪《大清会典》,其时于顺天府、奉天府及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江苏、福建、浙江、湖北、陕西、甘肃、四川、广东等省直隶厅及厅之同知内,加理事之衔者共有二十人。据《蜀海丛谈》卷一《制度类上》“各厅州县”条,“水利同知,驻灌县城内,专司都江堰之水利。”

灌县名胜除了青城山 还有大名鼎鼎的都江堰

“灌县古名都安县,又名导江县。”周询说:“其境内虽有平原沃壤,然山居多半。且当西路咽喉,松、理、茂、懋出入货物皆集中于此。商业亦盛,政务殊繁……地近边夷,山谷幽深,青城尤擅名胜。”松、理、茂、懋概指阿坝州,边夷即州内常住的少数民族,灌

县和阿坝州自古就是唇齿相依的——“灌口为叠茂喉襟,威茂为灌口障蔽”(转引自清陈克绳《保县志》)。而为生存计,州内少数民族“冬则避寒入蜀,庸赁自食,夏则避暑反落”(《华阳国志·巴志》),亦必经灌县,所以谓之“当西路咽喉”。

灌县名胜除了青城山,还有大名鼎鼎的都江堰。周询如是介绍道:“都江堰为秦太守李冰所创建,又名都安堰,又名蒲堰、犍尾堰,在灌县城西南二十五里。”诸葛亮北征,以此堰为“农本”(《水经注·江水》),可见其对农业的重要性。周询接着说:“编竹为笼,圆径三尺,长十丈,以石实其中,堆如象鼻状以捍水。”李冰为了防止岷江决口,毁坏堰堤,于是伐竹破竹,编成直径三尺、长十丈的镂空圆笼,然后在中间填满大小卵石,累积于岸边以壅堵减缓滔滔江水的冲击。这种防洪工程又名“犍尾”,作“犍尾”则误矣。《史记·河渠书》“下淇园之竹以为犍”,司马贞索隐曰:“犍者,树于水中,稍下竹及土石也。”周询特别指出:“内外两江田水悉恃此堰调剂。宝瓶口刊有水则,与今川江行轮后两岸所标识之水码相似,例定由同知五日一报,分呈总督、藩司、成绵道、成都府。其余堰工岁修及以时开堰封堰等事,均为同知专责。”这个同知,也指水利同知。

文殊院旧址名慈悲庵 在北较场口

《蜀海丛谈》里还有不少传奇故事,如卷三《人物类》有关文殊院的一段:“文殊院

在成都城北北隅,紺官琳宇,缙徒数百,为成都四大丛林之一。人多不知创建之初,实罗壮勇公一人力也。公名斯举,四川东乡县人,少时为绿林之豪。有渠魁某,公兄事之。官兵捕急,遂失散。公投入入伍,十余年间,积功至四川提督,封男爵,加太子太保,准专折奏事。时文殊院旧址名慈悲庵,在北较场口,有僧十余人,一小刹耳。一日,公赴较场场检阅部队,甫毕事,行不数十武,大雨如注,左右请至庵稍避,公领之。庵中方丈闻爵帅至,率大比丘众出迓。公于众僧中,蓦见渠魁某在内。濒行,谓方丈曰:‘此地清静可喜,我得暇当再来。’未数日,率材官数人,微服至庵,约寺众逐一与谈。方丈心异之,从屋后潜听,至某僧,公以在绿林时隐语动之,某始知为公。盖公既更名,且贵后仪容亦小异也。方丈闻此僧与公各话别后事,时笑时泣,缕缕不已。公去后,方丈召众僧问曰:‘汝等愿此庙兴旺否?’众曰:‘焉有不愿者。’方丈曰:‘此其时矣!’召渠魁至座前,以衣钵付之,遣人报公曰:慈悲庵方丈已退院,某僧继作方丈矣。公知方丈解人,大喜,立出缘簿募款修庙,公首倡捐十万两。落成,殆费数十万。又为广置田亩,以资常用。易名曰:文殊院。院中大雄宝殿有石柱四十八茎,大皆两人合抱,长逾三丈,不能入城。公奏请拆北城一段,使之入。拆修之费皆由公捐给,竟得旨允行。至今柱末尚多有‘罗斯举捐助’数字可辨。又院有祖堂,专供奉历代方丈之遗像,最上一帧即某僧,所谓开山祖师也。”真像电影一般,曲折有趣。

独家 连载

古蜀国密码

网络科幻小说

月斜影清 著

连载 52

救了你,有本事的是鱼鬼王。你小子记住吧,你已经欠了鱼鬼王好几条命了……”“切,我所有的倒霉事都是遇到鱼鬼王开始的。我还感谢她?我没让她赔偿就不错了……”

“你这不识好歹的小子。”“怪蛇,我警告你,我可是一代狼王,你再开口声声叫我小子,别怪我翻脸了。”委蛇也懒得搭理他了。

行了一天一夜,草原还是无边无际,天空却黯了下来,很快,乌云堆积,雷声隆隆,看样子是要下大雨了。周围没有山坡,更没有足以遮风挡雨的地方,大家都加快脚步,急速飞奔。

暴雨骤雨倾斜下来,很快,银白色的雨幕便包围了天空,小狼王大叫:“该死的鬼天气,我们怎么办?喂,鬼风初蕾……”

他吃惊地睁大眼睛,只见委蛇身上的轻纱忽然张开,成了一把巨大的伞,覆盖了周围两三丈的距离,而委蛇的身躯也瞬间暴涨,成了一条狰狞凶猛的巨大蟒蛇。

鬼风初蕾稳稳坐在蛇背上,一副闭幕眼神的样子,身上的衣服一点也没有被淋湿。

他惊呆了,看着落汤鸡一般的自己和老白狼,大叫着就冲过去:“天啦,怪蛇,快让我也避避雨……”“小子,滚一边去。”

他厚着脸皮蹭在巨伞下面,讨好似的:“怪蛇,你竟然有这么大的本事?本王真是小瞧你了,了不起啊。”

委蛇冷哼一声,他又看鬼风初蕾,但见鬼风初蕾居高临下,闭着眼睛,一副再大的雨也无关紧要的样子,他又羡慕又妒,又见蟒蛇背上宽何止两三丈?别说再多一个人,哪怕再多十来个个人也足以容纳,不由得蠢蠢欲动:“怪蛇,让我们也上去歇一歇吧,本王双腿都快挪不动了,你看老狼也精疲力尽了……”

委蛇一瞪眼:“这可是鱼鬼王的专座,你小子和一头狼也妄想在我的背上歇息?你俩算老几?”“那么宽,多一个人又不会死。”“去去去,不要得寸进尺,让你躲雨就不错了。”

说话间,巨大的暴风雨裹挟着拳头大小的冰雹铺天盖地落下,很快便击打得大伞砰砰作响,不时地,还有脸盆大的冰雹砸下来,竟然穿穿了大伞,好几次差点砸在鬼风初蕾和小狼王的身上。委蛇大叫:

“这么大的冰雹,我得出大招了,小子你快一边去……”

小狼王大吼:“我出去得被砸死……”

委蛇顾不得理他,双头窜动,打开随身携带的包袱一抖,小狼王眼前一花,只见面前忽然多了一间屋子,在暴风雨中显得特别突兀。

银白色的门开了,委蛇叫道:“鱼鬼王,快进来……”鬼风初蕾的身影一闪便进了屋子,小狼王本能地跟着窜过去,但头碰在坚硬冰冷的铁块上,一脸雨水。老白狼被冰雹连续砸了几下,痛得嗷嗷叫,它就地翻滚,又是一块碗大的冰雹砸在它的背脊上,顿时鲜血直流。门又开了,委蛇大叫:“老狼,快进来……”老白狼一纵身便进了屋子。

小狼王大叫:“还有我……”

眼看一块磨盘大的冰雹就要砸在他头上,委蛇尾巴一扫,便将他卷了进去,门瞬间便关上了。大暴雨和冰雹统统被关在门外,小狼王死里逃生,瘫在地上,落汤鸡一般,十分狼狈。可是,他的注意力却完全被这间神奇的屋子吸引了,但见屋子方方正正的,起码有一丈多宽,一丈多长,更神奇的是,屋子里居然还有一个床榻似的东西,上面铺着一张十分柔软舒适的羊毛地毯。

此时,鬼风初蕾就稳稳坐在上面,她身上的衣服也干净整齐,简直就没淋过雨似的。

他大叫:“天啦,你们哪里找到这么一个稀罕物?”无人回答。他背上挨了几下冰雹,虽不至于重伤,却也十分疼痛,愤愤地:“这太不公平了,鬼风初蕾,你这么享受,却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淋雨受伤,你简直不是人……”背脊上流着血的老白狼却非常感激地看着已经恢复了正常大小的委蛇,又低哼一声,冲它亲昵地吐了吐舌头。

委蛇笑了:“小子,你还不如这老伙计懂得感恩。”“感恩?你看着我身上的伤口……哇,好疼,我才受了女魔王们的折磨,又遭遇这场暴风雨,怪蛇,你试试被七八块冰雹砸在身上的感觉?要是早点让我们进来,我们根本不会受伤……”

(未完待续)

下期预告:“你连百里大人都不知道?他可是天下最伟大的英雄……”

芙蓉秋梦

著名文化人记忆中的老成都

流沙河 著 连载 32

我对后蜀颇有好感。开国皇帝孟知祥,大原人,原来是个没有野心的将军。孟知祥出自将领家庭,自身亦任军职,受命入蜀平叛,遂掌大权。先是效忠于唐庄宗。庄宗死后,又效忠于唐明宗。唐明宗在后唐算是最有为的皇帝。其为人也,淳朴果敢。惜乎在位时间太短,只有五年,不一定有更多的壮举,或能挽回后唐之颓势。当时两大严重问题,一是藩镇跋扈于外,二是宦官弄权于内。唐明宗即位后,诛宦官,罢监军(朝廷派出宦官监督军队)。尤可异者,金殿之上,左右两边,各塑农夫农妇之像,示不忘本。这不是他个人之本(他并非农家子),而是全社会之本。这种观念,见之于残唐五代帝王之根本一例。

唐明宗本来是信任孟知祥的,因受奸臣挑拨告密,曾怀疑孟知祥不忠。后醒悟,加封为蜀王。唐明宗在位五年而崩殁,中原又入乱局,孟知祥效忠的后唐政权名存实亡。蜀国百官联名拥戴孟知祥做皇帝。孟知祥说:“德薄不配。已封蜀王,足够了。”下面的官员们盼望藉此升级,加官晋爵,所以劝进不已。最后拗不过,勉强在蜀国当皇帝。这是乱世,无奇不有。

孟知祥做皇帝仅半年,就“见唐明宗”去了。在位期间,只有一次活动,就是这年炎夏到大慈寺拜谒唐玄宗和唐僖宗两位真皇帝的肖像。大慈寺共九十六院,其一为御容院,供有玄宗和僖宗的御容。到这里来拜谒,表示不忘大唐。孟知祥明白,这两位才是真命天子,而他只算窃据称王。待到这年暑退凉生,他便一病而亡。《蜀梼杌》云:“知祥好学问,性宽厚,抚民以仁惠,取卒以恩威,接士大夫以礼。薨之日,蜀人甚哀之。”

这一年是公元934年。太子孟昶即位,仅十五岁。孟昶在位三十一年,做过两件大事,影响久远,后人称赞。

第一件是广政四年(941),二十二岁,颁布《官箴韵文》,命令各郡各县刻石立碑于衙门大堂上。全文如下。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长,抚养安绥。政在三易,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毋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庸庸,固不逾时。尔维尔禄,民膏民脂。为人父母,罔不仁慈。特为尔戒,体朕深思。后蜀亡国之后,宋太祖赵匡胤(一说宋

太宗赵匡胤)删繁就简,只留四句,名《戒石铭》,颁布天下:“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更觉切切有力。各州县衙门莫不立此碑,直到清代仍然如此。

第二件是石刻《孝经》《论语》《尔雅》《周易》《尚书》《周礼》《毛诗》《仪礼》《礼记》《左传》十种,立于石室大学,斯为石刻十经,以利学子抄录成册。工程浩大,历时八年。石碑千余,空前绝后。又考虑到石经流传不广,乃刻木版,印成书册。十经之外,又刻印了《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等。木版印书,实始于蜀。后人搜求宋版书籍,仍以蜀本质量为最。十经是学堂的教科书,有了木版印书,不再手抄,多方便啊。北宋时又石刻《公羊》《谷梁》《孟子》,乃凑齐十三经。南宋时陆游到石室来访问,听见石经堂内拓碑之声,有诗记其事云:

访客客已去,道凉成独行。衣冠严汉殿,草木拱秦城。出山还苍滑,空庭落日明。古门苔满,列屋打碑声。

孟昶在位的三十一年里,中原干戈不息,而蜀国则太平日久,民乐小康,斗米三钱,温饱不愁。成都人不难逃,活到三十岁了,分不清楚秧麦苗,说笋子和芋儿是树上结的。年年暮春,倾城出游。散花楼前,万里桥边,一路西去,到浣花溪的香锦浦,尽是绸锦男士,珠翠女子,歌乐笑闹,不绝于耳。更有殷实富家,浣花溪上筑有亭榭,供春游观赏宴饮。

广政十二年(949),孟昶三十岁,秋游浣花溪,乘坐龙船观赏水上杂技。上游下游十里溪岸,民众争看表演,如望仙境。孟昶引杜诗得意说:“曲江殿锁千门,不如此里。”兵部尚书王珪献赋云:“十字水中分岛屿,数重花外现楼台。”孟昶连声说,佳句佳句。

是年初冬,又宴百官于合江园(今合江亭)芳华楼,观赏红栀子花。据成都人景浚著《野人闲话》载,前此两年,孟昶留心园艺,征集奇花异草,种植芳华楼前。有青城山来客申迅,送入红栀子花种子三粒,获赠丝一捆,背到街市,散给贫民,不知去了何处。孟昶吩咐种在内园,两年后开六出红花,清香如梅。孟昶珍爱,叫画在团扇上。花谢结实,确系重子,用来染素,呈赭红色,十分鲜艳,为世所重。

(未完待续) 下期预告:后人不管,叫成都芙蓉城,简称曰蓉